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罗选民



美国性情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

张跃军 著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美国性情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

张跃军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性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 / 张跃军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96-2693-3

I.美… II.张… III.诗歌-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4845 号

美国性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 张跃军 著

责任编辑:徐海燕 吕冰心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创新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5

字 数:280,000

印 数:1000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693-3

定 价:2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批准号:02CWW005)

总序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即将付印，作为丛书主编的我，不禁感到一些恍然。从设计到出书，仅四年而已，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迁徙，来到了北方的清华大学任教，曾经工作过的长沙铁道学院，如今已不复存在，与其他校合并，组成了今天的中南大学。

这一切都是不曾预料到的。当初设计这套丛书，是出于学术考虑，仅仅是体现了长沙铁道学院一贯的风格而已。早在80年代，铁道学院外语系就主编了《外国文学欣赏》杂志。90年代后，学术之风气空前高涨：1992年承办中国社科院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意识”学术研讨会，1993年又是“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承办单位之一，此后，《长沙铁道学院学报》连续两年刊发外国语言文学专集；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在长沙铁道学院成立，《外语与翻译》杂志也在同年创刊。在随后的年月里，举办了“第九届韩素音青年翻译竞赛”、“全国第九届科技翻译研讨会”等；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 Peter Brooks, Stephen Anderson,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讲座教授 Joseph Rhyclak 等国际知名学者讲学；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许国璋、赵世开、刘重德、桂诗春、胡壮麟、刘润清等先后应邀来学院做学术报告；1995年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996年初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第二个硕士学位点（翻译理论与实践）也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评审，成为全国理工学院中惟一获得两个由国家学位办评审通过的硕士学位点单位。外语系（后来改名为外国语学院）教师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学术奖，如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等，1999年有三篇论文被国际SSCI和A&HCI源刊收入。当时的铁道学院外语学院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靠的是老老实实做事，发奋图强，不弄虚作假，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当然，学校的支持十分重要。校长谷士文教授是电子信息图象处理方面的专家，可他对文科建设十分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出版《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的构思始于1999年，目的是加强学科学位建设，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该丛书汇集了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部分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刊发，但本次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些是发表在《外语与翻译》（1994-2000）上的文章，该刊自创办始，以其高定位和高品位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编者从中精选了一部分优秀的论文，分类编集，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支持。丛书中，翻译理论占了较大的比重，有从文化层面来反映翻译研究的著作，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探讨翻译问题的专著；文集中有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两部，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著作两部，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著名学者沈宝基先生的两部书稿——诗集和译文集，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它们饱含着沈先生在创作和翻译上的毕生心血，绝大部分未曾发表。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面世会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的繁荣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原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在我任院长期间给予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从而使资助出版这套丛书的提议能够在院务会和教代会上得到讨论和

通过。记得那时候，我们把创收的资金按比例投入在职工的奖金、科研和教学三大块上。我们不但自己办杂志、出资出学术著作，还自己投资添置教学设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其结果是，教师的个人收入年年增长，集体的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充分展示了一种发奋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其次，我要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他们没有计较经济方面的得失，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社的“十五”重点图书，为大力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树立了榜样；我还要感谢丛书顾问刘重德教授和吴元迈教授，感谢他们多年来对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和我本人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外语系在丛书出版的后期给予我的大力支持。

罗选民

2003年10月9日于清华园荷清苑

序 言

我认识张跃军博士,是由于他联系我,希望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那大概是2001年年底的事了。我当时以为,对于这位谦逊而低调的年轻人而言,这次访学会富有成果,将是一次难得的奖赏。我很高兴他在我校的一年时间有助于该项学术成果的产生。

张跃军是威廉斯的精力充沛、满怀抱负的弟子。据我所知,本书是中国内地迄今为止威廉斯研究的第一本专论,它把威廉斯作为审慎的个案,认为他是与约翰·杜威高度共鸣的实用主义诗人。该书还实现了一项重要的文化任务,即立足于诗歌文本自身的复杂与精微,而不是把研究的语言置换成理论术语。因此它足以证明,学者如何可以把诗人置于智识背景之中,同时又始终对诗歌应当被经历的独特方式表示出敬意。对我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以张的博学与对具体文本敏锐的关注作为支撑。对于该项研究在跨学科与跨文化领域的理解,我尤其印象深刻。

查尔斯·阿尔提埃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教授)

附原文：

I came to know Dr. Yuejun Zhang when he contacted me for his one-year program as visiting scholar to UC Berkeley—it was sometime in late 2001. I thought then that the visit would prove fruitful and highly deserving to the modest and low-keyed young man. I am delighted that his year at my university helped create this scholarly product.

Yuejun Zhang is an extremely energetic and ambitious student of Williams. This monograph, the first in mainland China on Williams so far as I know, makes a careful case for Williams as a pragmatist poet highly sympathetic to John Dewey's work. It also accomplishes the important cultural task of insisting on the complexity and intricacy of the poem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displacing the language of the work into theoretical terms. So it exemplifies how scholars can place poets within intellectual contexts without ceasing to honor the particular ways the poems ask to be experienced. This seems to me a major accomplishment, buttressed by Zhang's wide learning and sensitive attention to the particular texts. I am especially impressed with how the work develops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Charles Altieri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目 录

总序	罗选民	(1)
序言	查尔斯·阿尔提埃里	(5)

绪 论

第一节	一体两面的经验与先验	3
第二节	世俗与超验:美国文学的宗教性特征	7
第三节	威廉斯:实用主义诗人	13

第一章 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观

第一节	实用主义:杜威与威廉斯的交汇点	20
第二节	杜威对二元分立的解构	27
第三节	杜威的经验观,语境和交流	32
第四节	哲学源于日常经验,普遍性来自地方性	40

第五节	艺术即经验: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	43
-----	----------------------	----

第二章 威廉斯诗歌的主体性

第一节	米勒对威廉斯的解读·····	49
第二节	威廉斯的经验观和自传色彩·····	57
第三节	威廉斯的“济慈时代”·····	65
第四节	威廉斯的意象主义诗歌·····	80

第三章 威廉斯的经验主义诗学

第一节	二十世纪初叶主客观关系:威廉斯的经验主义诗学的背景·····	112
第二节	威廉斯诗歌中的当下性和过程性·····	116
第三节	丰富多彩的经验世界·····	133
第四节	《美国性情》:一部诗的历史·····	149

第四章 威廉斯诗歌的结构特征和他的结构诗学

第一节	对比喻的态度·····	180
第二节	诗歌与散文的并列,文本的开放性·····	193
第三节	威廉斯诗歌的绘画品质·····	205
第四节	修正了的现实主义:威廉斯的结构诗学·····	219

第五章 地方主义的诗歌和诗学立场

第一节	“地方的是惟一普遍的”:一种杜威式的解读·····	225
第二节	“地方的是惟一普遍的”:一种文化姿态·····	228

第三节	威廉斯和艾略特:两种文化选择·····	236
第四节	“逆风而进”:一种地方主义的模式·····	245
第五节	地方主义:可靠的出路·····	253

第六章 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观

第一节	“概念只存在于事物之中”以及对譬喻的拒绝·····	265
第二节	人的中心地位,过程性及威廉斯的语言观·····	273
第三节	自然平行于艺术与修正了的现实主义·····	286

第七章 威廉斯与外国文化

第一节	多元文化景观:家庭与创作背景·····	295
第二节	与中国的潜在对话·····	300
第三节	威廉斯和欧洲·····	320
第四节	威廉斯与拉丁美洲·····	334

结论·····	344
---------	-----

后记·····	张跃军 (355)
---------	-----------

绪 论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 ~ 1963) 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他未被充分认识和接受, 诚如温特斯所指出的, “至本世纪末期, 他将会和史蒂文斯一起, 成为所在时代最出色的诗人之一。他目前遇到的障碍是, 对自由式的批评性赏析尚未超越庞德和次一号的专家艾略特 (the less expert Eliot) 的那种漫长而鲜明的节奏, 因此威廉斯的诗艺还未被多数读者察觉”^①。这是威廉斯同时代诗人发出的公正的声音, 虽然此处对艾略特的定位未必准确。在温特斯看来, 威廉斯生前不被一致看好的症结, 便是他生不逢时, 当时的批评趣味不适合他的脱颖而出, 但温特斯称威廉斯将成为伟大诗人的预言得到了应验, 并且早于他所预见的二十世纪末。

温特斯认为威廉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 重情感轻思想, 因此他的诗不试图表达思想时才是最好的。他后来甚至说: “说威廉斯为反智者几乎是一种夸张: 他不知智识为何物。他是个愚蠢和无知的人, 但有时候显示出优美的文体。”^② 应该指出, 温特

① Yvor Winters. “Poetry of Feeling”, in J. Hillis Miller, e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aglewood Cliffs, N. J.: Perntice-Hall, Inc., 1966, p. 69.

② 同上, p. 69.

斯代表了一派观点。例如，当代诗人布莱便称：“如果美国诗歌有一个中心的话，那似乎会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然而他的诗歌显示了精神强度的根本缺失。”^①他认为威廉斯和艾略特一样秉持个性泯灭的观点。事实上，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学说正是威廉斯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的。与温特斯和布莱持同样立场的学者认为，威廉斯标示性的口号“*No ideas but in things*”意味着：否定思想，只承认事物的存在。然而我们觉得，该说言简意赅地表明思想只存在于事物之中，没有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凌空蹈虚的思想。言说思想其实并不是排斥情感，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彼此交融，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这种立场其实正是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准则，是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的思想的重要方面。

实用主义源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一般认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重视经验层面的英美哲学与以德法哲学为主的、强调形而上学传统的欧陆哲学的区分。经验主义摆脱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纯粹玄学思辨的传统，转而注重经世致用的维度，这一点可以在培根等人的著述中得到反映。清教徒来到新大陆之后，面对严酷环境时的生存需要使他们更加关切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美国人面临着开发边疆、挑战未知的严峻课题，生存与发展是他们需要优先考虑的大问题，于是，在面对“物质”（*physical*）与“精神”（*metaphysical*）的权衡中，他们的优先选择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另外，由于历史短暂、缺乏传统的积淀，美国人明白，他们的“后发优势”在于扬长避短，他们相对的“长”便是奉行“行胜于言”的希腊先哲训诫，少说多做，用双手书写历史，而不是从地下发掘历史。当然，他们不可避免地吸收欧洲文明的优秀

^① Robert Bly. *American Poetry: Wilderness and Domesticity*. Harper Perennial. 1991. p. 7.

成果,取精用弘,创建属于这一片土地上自身的文明,于是便有了詹姆斯·杜威、理查德·罗蒂等一脉相承的实用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实用主义不仅体系博大严密(尽管在思辨与严密方面也许稍逊于传统的欧陆哲学),而且对现实生活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便是美国现代诗人威廉斯如何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发展出自己的实用主义美学和诗学体系的。

第一节 一体两面的经验与先验

在《美国的成年》中,著名的文化史家范·维克·布鲁克斯注意到,早期美国思想中有两种思潮并行不悖,却很少汇合:超验的和世俗的潮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他认为,这两种潮流在十八世纪一度交汇,此后却再次各自前行且彼此泾渭分明。阳春白雪式的、超验的思潮始源于清教的虔敬,后来被吸纳而为乔纳森·爱德华兹哲学观的重要部分,并且经由爱默生,成就了一大批美国作家精致而华丽的文风,但对于当代美国文化华而不实、朴厚不足的弊端,它也难辞其咎。下里巴人式的、世俗的思潮含有机会主义的成分,它起源于清教徒生活的面向实际的变化,渐次发展成为本杰明·弗兰克林的哲学理念,并通过美国历代幽默大师的传神之笔,为当代美国文化注入了一笔浓烈的色调。^①

布鲁克斯气魄宏大,全局着眼,而且目光敏锐,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直抵所审视事物的本质。他的精辟论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研究美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的学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106页。

事物都有着两面性。从矛盾论的角度出发,任何事物在任何阶段都有着种种矛盾,为了对之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我们往往继续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我们只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便会纲举目张,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布鲁克斯对美国思想史的分析,着重指出美国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呈现出超验或世俗的面貌,而在某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之下,还同时存在着次要矛盾,即在超验的思潮成为主流之时,仍有世俗的潜在在汨汨流淌,反之亦然。俄国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有类似的观察。他曾指出,美国精神忽而怪异荒谬,如空穴来风,似捕风捉影,忽而又表现得那么实在,十足的物质至上。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不难理解。事实上,在西方神学和哲学领域,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二元对立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并且从来不曾停止过。柏拉图倾注大量精力研究抽象、玄妙的数学,而对感性的经验世界不屑一顾;对洛克而言,先天的观念无疑是学究的梦呓,只有感性范畴而来的经验才是真实可靠的。在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来自经验主义的印象是靠不住的,惟有源于演绎的印象才是正确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对垒,在美学领域,主要表现为先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较量;到了文学领域,则成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当然,哲学与美学、文学常常相互交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他们同是从远古的神学那里走来。

《理想国》里,柏拉图驱逐诗人的行为非常著名,或者说是臭名昭著,同时又深具象征性。这通常被理解为柏拉图对诗人的偏见和对艺术的反感。然而,这种看法显然与柏拉图对教育和艺术培育人的功能的重视相背离。其实,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与其说是讨厌诗人,让他们在理想国无立足之地,不如说他尽管寄望于诗人,希望他们能够有所作为,但诗人们高不成低不就,他们与真理

相距三重，对国家的管理，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实际运作，都帮不上忙。不过说到底，倒不见得是诗人不济，而主要是由于他们不符合主事者的用人策略。这从哲学家的备受青睐中可以看出。哲学家之所以被委以大任，受命掌管理想国，是因为他们学识渊博，被视为智慧的拥有者甚至智慧的化身，于形而上和形而下都应付裕如，想必治国方有方；反之，对客观现实置若罔闻的诗人则会误导民众、危及安定，这于治国显然是大忌。如此来看，柏拉图贬诗人而扬哲学家，不乏出于治国方略的实际考虑。然而，我们以事后诸葛亮并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柏拉图的决定似乎值得商榷：身为哲学家和诗人的柏拉图应知，他把诗人与哲学家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哲学家在理想国讨了大便宜，在于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有着诗人之务虚能力，同时又深谙实际操作之法，不仅理论上通晓“治大国如烹小鲜”，而且身体力行，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连饭碗都保不住的诗人只能甘拜下风，埋怨命运不济了。

在古希腊这个哲学时代，许多哲学和美学概念经过反复辨析，已变得相当清晰，其基本意义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以希腊词“KALOS”为例，它兼有“美”与“善”的含义。很多年以后，英国诗人济慈《希腊古瓮颂》中的著名诗句“美即是真，真即美”俨然是对此的诗的解说。今天，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观念已成共识。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一个命题，即先验与世俗的关系。这可以从英语词语“physical”（“物质的”或“物理的”、“自然的”）和“metaphysical”（“玄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超自然的”）二者的关系中反映出来。“metaphysical”中的“meta”为构词前缀，表达的意思通常是：根本的、基本的、首要的、实质性的，等等。如此，由“meta”加上“physical”所构成的“metaphysical”似乎先验地、不由分说地具有了比“physical”更“高级”和深刻的蕴涵；而“physical”也仿佛“合法地”沦为次要的、琐屑的、可有可无的陪